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杜詩詳注

第一冊

〔唐〕杜甫著
〔清〕仇兆鰲注

杜詩詳註

第一冊

中華書局

杜詩詳註

(全五冊)

〔唐〕杜甫著

〔清〕仇兆鰲注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·77⁵/₈印張·1357千字
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統一書號：10018·412 定價：8.60元

出版說明

杜甫（公元七一二——七七〇），字子美，唐代的大詩人。他出生於一個逐漸沒落的官僚家庭，祖籍襄陽，後來遷居鞏縣（今河南鞏縣）。杜甫曾在長安東南郊杜陵附近的少陵住過，有時自稱「少陵野老」，所以後人也稱之為杜少陵。

杜甫早年讀書很多，接受過較廣的文化教養。二十歲時開始漫遊吳越和齊趙，過着十年左右裘馬清狂的生活。三十五歲以後到長安求官，公元七四七年應詔考試不第，七五年、七五四年兩次獻賦，雖曾得到皇帝的賞識，但並沒有得到官職。在長安困居了將近十年，甚至落到了「朝叩富兒門，暮隨肥馬塵，殘杯與冷炙，到處潛悲辛」的境地。直到他四十四歲時才當上了一個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官。就在這年，安史之亂爆發，杜甫流亡了一段時期，又被俘拘留長安，七五七年從長安冒險赴當時皇帝所在地——鳳翔，肅宗李亨給了他一個左拾遺的職位，不久即被貶為華州司戶參軍。四十八歲以後他棄官入蜀，長期漂泊西南，投靠一些當地方官的朋友，一度掛着檢校工部員外郎的官銜，雖曾在成都營建了草堂，但並未久居。五十七歲離蜀，漂流湖南、湖北一帶，五十九歲病死在湘水舟中。

杜甫的詩，反映了唐代社會的巨大變化。他在《憶昔》等詩中，描寫了盛唐時期的富庶景象，然而就在當時，已經隱伏着深刻的政治危機。杜甫在安史之亂前夕，就看到了當時最高統治集團的荒淫腐

敗和貧富對立尖銳化的社會現象。他的《麗人行》、《兵車行》以及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等詩，揭示了「邊庭流血成海水，武皇開邊意未已」、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」等一系列矛盾，這是當時封建社會階級矛盾的表現。安史之亂後，杜甫有機會更多地接觸人民生活，寫出了像《北征》和《三吏》、《三別》等著名的篇章，形象地表現了重大政治題材。盡管他只是對人民疾苦表示了同情，沒有提出什麼解決辦法，然而還是比較真實地、廣闊地反映了唐代歷史巨大轉折時期的政治局勢和社會面貌，因此後人稱之為「詩史」。杜甫關心政治，關心國家命運，總是和他的忠君思想聯系在一起的。在他看來，要消除戰爭動亂，恢復唐朝盛世，減輕人民負擔，主要依賴君主的聖明，所以在詩裏也總是那樣寄希望于皇帝。當他追求個人功名或安于自己的小康生活時，詩中就流露出更多的不健康情緒。這些都是杜甫思想上的階級烙印。

杜詩藝術有多方面的成就，無論古體、近體、五言、七言，都有他獨到的長處。他的古體詩，以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為代表，創造性地發展了漢魏樂府的優良傳統，在近體上他以創作實踐推進了格律詩的發展。杜甫廣泛地學習前人的創作經驗，並積極吸取民歌的營養，做到了他詩中所說的，「不薄今人愛古人」。杜詩在語言藝術上曾付出了艱苦的努力，有時千錘百鍊，沉鬱頓挫；有時樸素自然，鮮明生動。無論抒情、敘事、寫人物、寫自然景物，都體現了詩人的形象思維。杜詩對後世詩歌發生極為深遠的影響，並不是偶然的。

杜詩到了宋代日益受人重視，注家蜂起，當時就號稱有千家注杜。後來又有人陸續為杜詩作了一

些評注。清初朱鶴齡、錢謙益都有杜詩注本，稍後，仇兆鰲（公元一六三八——一七二三以後）彙集各家注本，輯爲《杜詩詳注》（又名《杜少陵集詳注》）。他前後用了二十多年時間，幾經增補，搜集了大量資料，爲研究杜詩提供了方便，至今還不失爲閱讀杜詩的一種基本參考資料。詳注的好處是詳盡，把康熙以前各家注釋差不多都已彙集起來，起了集解的作用。缺點是煩瑣冗沓，還有一些穿鑿附會和陳腐無聊的地方。仇注的疏漏錯誤，後出的注本如楊倫的《杜詩鏡詮》、浦起龍的《讀杜心解》，都有所補充糾正。尤其是施鴻保的《讀杜詩說》一書，專門駁難仇注的失誤，讀者可以參看。

《杜詩詳注》自序作于康熙三十二年（公元一六九三），但書刻成于康熙四十二年（公元一七〇三），以後又不斷有所增訂。我們現在采用的是有康熙五十二年癸巳（公元一七一三）附記的後印本（詳見本書二〇九七頁、二三四九頁附記）。這個後印本較初印本多兩卷，上卷爲《諸家詠杜附錄》和《逸杜附錄》，下卷爲《杜詩補注》和《諸家論杜》。我們已把《逸杜附錄》的詩移到第二十三卷末，把《杜詩補注》連同詩後、卷後增加的補注一起移到每首詩相應的地位，以免讀者前後翻檢。個別原注和補注有重複和矛盾的地方，我們作了一些刪節。原書第二十五卷所附元稹墓係銘等文，現改爲附編。

仇注所據杜詩正文，曾參校各本，並附有一作某字的校語，但還有一些遺誤，我們參考《續古逸叢書》影宋本《杜工部集》和《杜工部草堂詩箋》，改正了少數錯字，並另作校勘記附在書後。仇注迴避清朝忌諱，不少地方把杜詩中的「虜」字改成「鹵」字，「胡」字改成「湖」字，現已改回，不再出校。

仇注引書常有錯誤，如《大招》誤作《招魂》，王粲《遊海賦》誤作《海賦》，江淹《恨賦》誤作潘岳《恨

賦，陶淵明《九日閑居》誤作《桃花源記》等，其他脫文誤字，不一而足。我們在標點過程中發現了就以改正，但無法一一查對原著，也不再出校。仇注引書常用簡稱或代稱，現在仍舊不改，適當加上書名號。仇注引文往往有所刪節或概述大意，標點時一般不加引號，只在引詩、對話及易于引起誤解的地方加上引號。

我們這次整理重印，除對全書加了標點外，還把注文加上注碼，移到每段之後，分段仍依照仇注原書。一個題目下的詩有兩首以上的，在其間加了「其二」、「其三」等小題。目錄中的題目多數曾經過刪節，現在根據正文補了一些字，但還不是題目全文。整理工作中錯誤不當之處在所不免，希望讀者隨時指正。爲了便于查檢，我們還編了一個篇目索引，附在書後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一九七八年十一月

原序

臣觀昔之論杜者備矣，其最稱知杜者莫如元稹、韓愈。稹之言曰：「上薄風騷，下該沈宋，鋪陳終始，排比聲韻，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，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。」愈之言曰：「屈指詩人，工部全美，筆追清風，心奪造化，「天光晴射洞庭秋，寒玉萬頃清光流」。二子之論詩，可謂當矣。然此猶未爲深知杜者。論他人詩，可較諸詞句之工拙，獨至杜詩，不當以詞句求之。蓋其爲詩也，有詩之實焉，有詩之本焉。孟子之論詩曰：「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。」詩有關於世運，非作詩之實乎。孔子之論詩曰：「溫柔敦厚，詩之教也。」又曰：「可以興觀羣怨，邇事父而遠事君。」詩有關於性情倫紀，非作詩之本乎。故宋人之論詩者，稱杜爲詩史，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。明人之論詩者，推杜爲詩聖，謂其立言忠厚，可以垂教萬世也。使舍是二者而談杜，如稹、愈所云，究亦無異於詞人矣。甫當開元金盛時，南遊吳越，北抵齊趙，浩然有跨八荒、凌九霄之志。既而遭逢天寶，奔走流離，自華州謝官以後，度隴客秦，結草廬於成都懷西，扁舟出峽，泛荆渚，過洞庭，涉湘潭。凡登臨遊歷，酬知遣懷之作，有一念不繫屬朝廷，有一時不病瘼斯世斯民者乎？讀其詩者，一一以此求之，則知悲歡愉戚，縱筆所至，無在非至情激發，可興可觀，可羣可怨。豈必輾轉附會，而

後謂之每飯不忘君哉。若其比物託類，尤非泛然。如宮桃秦樹，則悽愴於金粟堆前也。風花松柏，則感傷於邛山路上也。他如杜鵑之憐南內，螢火之刺中官，野覓之諷小人，苦竹之美君子，即一鳥獸草木之微，動皆切於忠孝大義，非他人之爭工字句者，所可同日語矣。是故註杜者必反覆沉潛，求其歸宿所在，又從而句櫛字比之，庶幾得作者苦心於千百年之上，恍然如身歷其世，面接其人，而慨乎有餘悲，悄乎有餘思也。臣於是集，矻矻窮年，先挈領提綱，以疏其脈絡，復廣搜博徵，以討其典故。汰舊註之榘釀叢脞，辯新說之穿鑿支離。夫亦據孔孟之論詩者以解杜，而非敢憑臆見爲揣測也。第思顓蒙固陋，紕漏良多，幸逢聖世作人、文教誕興之日，從此益擴見聞，以補斯編之闕略，是又臣區區之願爾。

時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歲長至日，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謹序

舊唐書文苑本傳

劉 昫

杜甫，字子美，本襄陽人，後徙河南鞏縣。朱注：《晉書·杜預傳》云：京兆杜陵人。又《周書·杜叔毗傳》云：其先京兆人，徙居襄陽。《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載襄陽杜氏，出自預少子尹。公自稱預十三葉孫，其爲尹之後明矣。後又自襄陽徙居河南。故公之田園，都在鞏洛。其族望本出杜陵，故詩每稱杜陵野老。《進封西岳賦表》亦云：臣本杜陵諸生也。曾祖依藝，位終鞏令。祖審言，終膳部員外郎，自有傳。父閑，終奉天令。甫天寶初，當作開元末。應進士不第。天寶末，獻《三大禮賦》，玄宗奇之，召試文章，授京兆府兵曹參軍。十五載，祿山陷京師，肅宗徵兵靈武，甫自京師宵遁，赴河西，謁肅宗於彭原，拜右拾遺。朱注：公自京師西竄，謁肅宗於鳳翔，《舊史》誤也。房琯布衣時，與甫善。時琯爲宰相，請自帥師討賊，帝許之。是年十月，琯兵敗於陳濤斜。明年春，琯罷相，甫上疏，言琯有才，不宜罷免。肅宗怒，貶琯爲刺史，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。時關輔亂離，穀食踊貴，甫寓居成州同谷縣，自負薪採樵，兒女餓殍者數人。久之，召補京兆府功曹。朱注：公不赴京兆功曹，乃武再帥劍南時，史誤。辯詳詩集。上元二年冬，當作廣德二年春。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，奏爲節度參謀、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，賜緋魚袋。據《新書》：在武再帥劍南時表薦者。武與甫世舊，待遇甚隆。甫性褊躁，無器度，恃恩放恣，此句當刪。嘗憑醉登武之牀，瞪視武曰：「嚴挺之乃有此兒！」武雖急暴，不以爲忤。甫

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，結廬枕江，縱酒嘯詠，與田夫野老相狎蕩，無拘檢。嚴武過之，有時不冠，其傲誕如此。永泰元年夏，武卒，甫無所依。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，英乂武人粗暴，無能刺謁，乃遊東蜀，依高適。既一有至字。而適卒。朱注：適自西川入朝，在嚴武再鎮前，拜散騎常侍，乃卒。《舊書》誤也。寶應元年，避徐知道之亂，入梓州，居東川者三年，亦未嘗依高適。辯詳年譜。是歲，崔寧

殺英乂，楊子琳攻西川，蜀中大亂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，扁舟下峽，未維舟而江陵亂。朱注：公居江陵及公安頗久，其時江陵無警。《舊書》曰：「未維舟」及「江陵亂」者，誤也。公嘗往來梓閬間，《新史》云往來梓變，亦誤。二史載居夔下峽事，皆不詳。乃泝沿湘流，遊衡山，寓居耒陽。甫嘗遊岳廟，爲暴水所阻，旬

日不得食。耒陽聶令知之，自櫂舟迎甫而還。永泰二年，當作大曆五年。啗牛肉白酒，一夕而卒於耒陽。《唐詩紀事》謂公卒於岳陽。時年五十有九。子宗武，流落湖湘而卒。元和中，宗武子

嗣業，自耒陽遷甫之柩，歸葬於偃師西北首陽山之前。天寶末詩人，甫與李白齊名，而白自負文格放達，譏甫齷齪，有飯顆山頭之嘲誚。朱注：唐《本事詩》：太白戲杜曰：「飯顆山頭逢杜甫，頭戴笠子

日卓午。借問別來太瘦生，總爲從前作詩苦。」蓋譏其拘束也。《酉陽雜俎》：衆言李白惟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。白有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。按飯顆山頭詩，《太白集》不載。柯古所言，特據流俗傳聞。又子美未嘗爲考功，其誣可不攻而破。劉昫以之人史，謬也。若溪漁隱亦有辯。元和中，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：「余讀詩至杜子美

云云……特病懶未就爾。」自後屬文者，以稹論爲是。甫有集六十卷。元稹序銘見末卷。

新唐書本傳

宋 祁

甫字子美，少貧，不自振，客吳、楚、齊、趙間，李邕奇其材，先往見之。舉進士，不中第，困長安。本集原注：玄宗開元二十五年，甫預京兆薦貢，而考工下之。天寶十三載，玄宗朝獻太清宮，饗廟及郊，甫奏賦三篇。朱氏曰：獻賦在天寶十載，《新史》誤云十三載。辯詳詩集。帝奇之，使待制集賢院，命宰相試文章，擢河西尉，不拜，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。數上賦頌，因高自稱道，且言：「先臣恕、預以來，承儒守官十一世，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。臣賴緒業，自七歲屬辭，且四十年。然衣不蓋體，常寄食於人。竊恐轉死溝壑，伏惟天子哀憐之。若令執先臣故事，拔泥塗之久辱，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，先鳴諸子，至沉鬱頓挫，隨時敏給，揚雄、枚皋可企及也。有臣如此，陛下其忍棄之。」會祿山亂，天子入蜀，原注：天寶十四載，安祿山反於范陽。明年，改元至德。六月，祿山犯長安，車駕幸劍外。七月，卽位靈武。甫避走三川。三川縣屬郾州。肅宗立，自郾州羸服欲奔行在，爲賊所得。至德二載，亡走鳳翔，上謁，拜左拾遺。與房琯爲布衣交，琯時敗陳濤斜，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。甫上疏，言罪細不宜免大臣。帝怒，詔三司推一作雜問。宰相張鎰曰：「甫若抵罪，絕言者路。」帝乃解。甫謝，且稱：「琯，宰相子，少自樹立，爲醇儒，有大臣體。時論許琯才堪公輔，陛下果委而相之。觀其深念主憂，義形於色，然性失於簡，

酷嗜鼓琴，廷蘭託瑄門下，貧疾昏老，依倚爲非。瑄愛惜人情，一至玷污。臣歎其功名未就，志氣挫衄，尼六切。覬陛下棄細錄大，所以冒死稱述，涉近訐激，違忤聖心。陛下赦臣百死，再賜骸骨，天下之幸，非臣獨蒙。」然帝自是不甚省錄。時所在寇奪，甫家寓鄜彌年，艱窶，孺弱至餓死，朱氏曰：公之孺弱餓死，乃天寶十四載自京兆赴奉先時事。若往鄜迎家，則在至德二載。《新史》蓋誤當以《奉先詠懷》詩正之。因許甫自往省視。從還京師，出爲華州司功參軍。原注：乾元元年，甫自左拾遺移華州掾。關輔饑，輒棄官去。客秦州，負薪採橡栗自給。流落劍南，乾元二年夏，甫棄官，去華之秦。十月，發秦州。十二月，離同谷，至劍南。結廬成都西郭。召補京兆功曹參軍，不至。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，往依焉。原注：廣德元年，甫補京兆功曹，不赴。明年，鄭國公嚴武復出節度劍南東西兩川。武再帥劍南，表爲參謀、檢校工部員外郎。武以世舊，待甫甚善。親詣一作至其家。甫見之，或時不巾，而性褊躁傲誕。嘗登武牀，瞪視曰：「嚴挺之乃有此兒！」武亦暴猛，外若不爲忤，中衡之。一日，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，集吏於門，武將出，冠鉤于簾三。左右白其母，奔救，得止，獨殺彝。朱氏曰：此說出《雲溪友議》，不可信。辯詳詩集。魯曾曰：以甫詩考之，嚴武來鎮蜀，章彝已交印入覲，史當失之。武卒，崔旰等亂，甫往來梓夔間。大曆中，出瞿塘，下江陵，泝沅湘以登衡山，因客耒陽。耒陽縣，在衡州之東南。游嶽祠，大水遽至，涉旬不得食，縣令具舟迎之，乃得還。令嘗饋牛炙白酒，大醉，一夕或作昔卒，年五十九。《新書》謂公卒於牛肉白酒，此踵《舊史》之訛，黃伯思已

力辯其誣。詳見年譜末條。本集原注云：子美之卒，當在衡湘之間，秋冬之際。元氏墓誌，略見本末。唐史氏惑於劉斧

《摭遺》小說之言曰：子美由蜀往耒陽，以詩酒自適。一日，過江上洲中，飲醉，不能復歸，宿酒家。是夕，江水暴漲，子美爲驚湍漂泛，其尸不知落於何處。玄宗還南內，思子美，詔求之。尋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：子美爲白酒牛炙，餓死而死，葬於此矣。以此聞玄宗。故唐史氏因有牛炙白酒，大醉一夕卒之語。信哉史氏之訛矣。按：此說欲辯牛酒餓死之誣，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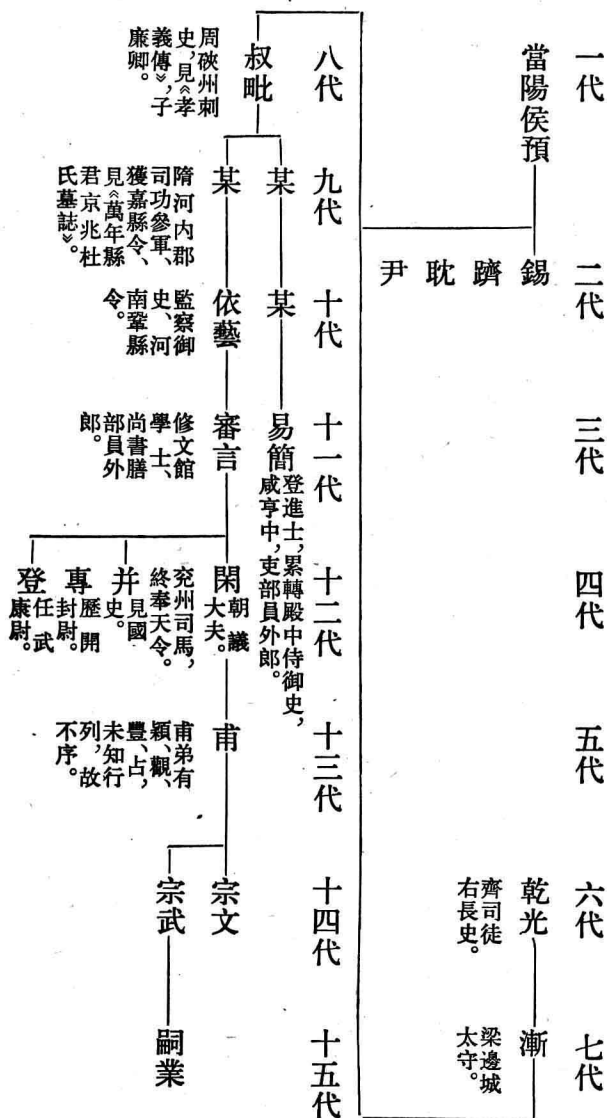
反坐以漲水漂溺之慘，與李觀補傳，同出俗子妄撰耳。甫放曠不自檢，好論天下大事，高而不切。少與李白齊名，時號李杜。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，酒酣登吹臺，今東京城東南隅繁臺是也。慷慨懷古，人莫測也。數嘗寇亂，挺節無所汙，爲歌詩，傷時憫一作澆弱，情不忘君，人憐其忠云。

贊曰：唐興，詩人承陳隋風流，浮靡相矜。至宋之問、沈佺期等，研揣聲音，浮切不差，而號律詩，競相沿襲。逮開元間，稍裁以雅正，然恃華者質反，好麗者壯違，人得一概，皆自名所長。至甫，渾涵汪茫，千彙萬狀，兼古今而有之。他人不足，甫乃厭餘。殘膏賸馥，沾丐後人多矣。故元稹謂「詩人已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」。甫又善陳時事，律切精深，至千言不少衰，世號詩史。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，至於歌詩，獨推曰：「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。」誠可信云。

繫按：《舊書》記事略而論文詳，備載元稹原序，亦失史家裁制之法。《新書》記事稍詳，其論贊一段，簡括遒勁，頗類歐史筆意。但二史均有差謬。牛酒餓死之慘，《舊史》既誣於歿後。嚴武欲殺之端，《新史》復謗於生前。皆疑案之當剖

者。茲採前人諸說，足以一雪史家沿謬矣。又按兩史記事，多有舛誤，杜傳尚然，其餘差謬者，亦當據杜詩正之。如上元二年夏，段子璋反，次年公作《去秋行》，知秋日尚未平也。史謂四月討平者，誤矣。寶應元年，嚴武以應召入朝，有寄答杜詩，九月猶在巴山。《通鑑》謂是夏六月，武除西川節度，爲徐知道阻拒，誤矣。大曆元年，杜《贈李丈》詩，稱李勉爲汧公。史謂大曆五年，勉自嶺南還京，始封汧公，誤矣。宜乎當時有糾謬之作也。

杜氏世系



錢謙益曰：《唐·宰相世系表》：杜預四子，錫、躋、耽、尹。襄陽杜氏，出自預少子尹。元稹墓誌：晉當陽侯下，十世而生依藝。甫《祭當陽君文》：稱十三葉孫甫。甫爲預之後，未知預四子，誰爲甫之祖。舊譜以甫爲尹之後，此何據也。唐《舊書·杜易簡傳》：易簡，襄州襄陽人，周硤州刺史叔毗曾孫。易簡從祖弟審言。易簡、審言，同出叔毗下，獲嘉爲甫高祖，卽硤州之子也。《周書·杜叔毗傳》：其先京兆杜陵人，徙居襄陽。祖乾光，齊右司徒右長史。父漸，梁邊城太守。此世系之較然可考者。以《世系表》推之，尹下六代爲襲池陽侯洪泰，與乾光爲行。洪泰生二子，祖悅、頤，與漸爲行。頤生三子，景仲、景秀、景恭，與叔毗爲行。叔毗、景恭，皆仕周，其子皆仕隋。叔毗之子爲廉卿，則未知其爲易簡之祖與，審言之祖與。舊譜以叔毗爲頤子，景仲、叔毗並系頤下，紕繆極矣。顏魯公撰《杜濟神道碑》：爲征南十四代孫，甫有《示從孫濟》詩，斯爲合矣。《世系表》：濟與位同出景秀下，並征南十四代。而詩稱從弟位，抑又何與？宋人謂《世系表》承逐家譜牒，多所謬誤耳。按：陸務觀詩注：少陵之後，有徙大壩、大蓬者。戴復古詩中有杜子野，趙孟頫詩中有杜伯玉，楊載所記有杜舉。錢謙益謂今岳州平江縣杜富，猶藏拾遺敕命。喜文人子孫千年不替也。